



## 戲劇裏見真性

公務員事務局  
法定語文事務部  
一級法定語文主任黃敏思

初踏台板那年，只有十七歲。這種年紀可演什麼角色而能令人入信？只能是一個迷失方向的黃毛丫頭而已。

記得有一場戲，滿頭白髮的導演要求我在人羣散去後跑出來，拾起地上死去的鳥兒痛哭。他問我見過別人痛哭失聲沒有，我說沒見過，倒是試過一次。導演目光炯炯，竟無狐疑，還叫我盡量去演。從來，只會叫自己忍住淚水，這樣盡情地哭，還是頭一次。在聚光燈下，我雙手捧着那隻“氣息奄奄”的鳥兒，珍而重之，驀然看見全無鬥志的自己，淚不能止。痛哭過後，那種舒坦，實在無法言喻。那年秋天，戲劇公演，台上的黃毛丫頭找到了方向，台下的我也遂了心願，重新穿上校服，回到正規學校讀書。



《遇上1941的女孩》劇照

婚後有了自己的家，工作如常，我以為只要好好守在家裏，就是莫大的幸福。誰知當人不能真正面對自己時，不是無病呻吟，就是百病叢生。我是後者。

二零零零年，本地原創音樂劇《遇上1941的女孩》重演，我獨自入場看了幾次。每次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總在想，戰火中的人未得溫飽，尚且有夢，我既得溫飽，卻不敢有夢。到底是因自卑而放棄，還是因自欺而忘記？猶記初踏台板的滋味，於是決定重投戲劇世界，尋找出路。

重返舞台，首次參與的製作是一齣描述晚清傳奇人物胡雪巖的話劇。這次演出，台前幕後共有六十人參與。我

沒當演員，卻當了服裝助理，與另外三名服裝助理，跟隨服裝設計和服裝主任安排戲服。對我這個後台新人而言，這份工作可謂挑戰重重。雖然該劇演員只有二十八人，但全劇共有三十二個分場、七十六個角色。故事述說胡雪巖由冒起到失敗的四十年光景，只胡雪巖一角就有十多套戲服。每場演出，我們四個服裝助理不是在服裝間忙於整理，就是抱着一大堆戲服跑到台後或台側，“貼身”幫助一些因出場頻仍而趕不及回後台的演員更衣。

以前當演員，總覺背誦台詞頗為吃力。後台人員不用背誦台詞，但必須熟記分場，隨時留意廣播，才能配合前台演員的一舉一動。演後座談會上，編劇、導演、演員把演出感想娓娓道來，我們在後台仍然爭分奪秒，趕忙收拾。

在三天演期中，星期六、星期日兩天設日夜兩場，台前幕後都加倍忙碌，然而大家一塊兒忙裏忙外，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——好好完成五場演出。可以昂然站在聚光燈下，與觀眾交流，固然是美事；能在環環相扣的“有機”團隊裏當一根“螺絲釘”，也會滿心歡喜。

這幾年的探索中，體會到演員在台上，唯有不計成敗，才能真正享受演戲的樂趣。或許，我在台下也該學會不計得失，好好享受生活的樂趣。《遇上1941的女孩》劇中歌曲《逆夢之行》有這樣一段歌詞：“原來夢境之邊另有天地，尋回自己縱是決不完美，不想放棄，心早預備，飛奔去美夢迷離境地”。或許，人人心裏都有一個通向夢想的出口，但願大家都能發現。

The theatre,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, is not life in miniature,  
but life enormously magnified, life hideously exaggerated.

Henry Louis Mencken



尊龍(John Lone)在電影中  
扮演蝴蝶君

可謂恰到好處，“君”指男女皆可，與“M.”同樣曖昧，令人難辨雌雄。

美國劇作家尤金·奧尼爾(Eugene O'Neill)名劇Long

*Day's Journey into Night* 一九七八年在港上演，取名《長路漫漫入夜深》。在這齣家庭悲劇中，時間富含象徵意義。全劇情節在十多個小時內發生，由早上八時三十分開始，至午夜後終結。隨着時間推移，一家人的過去逐漸呈現。夫婦、父母子女愛恨交纏，互相折磨。時間由白天轉為黑夜後，劇中人越發陷入痛苦的回憶，由光明步入黑暗。《長路漫漫入夜深》正好帶出前無出路的悲哀與絕望。

精彩的翻譯劇名比比皆是，不勝枚舉。一些劇名只要字字對譯便可，如美國劇作家亞瑟·米勒(Arthur Miller)作品*Death of a Salesman*譯《推銷員之死》，莎劇*A Midsummer Night's Dream*譯《仲夏夜之夢》。另闢蹊徑的，也不乏佳作，如另一莎劇*Othello*不譯《奧賽羅》，改譯《嫉》，點出整齣悲劇的成因。美國劇作家祖·馬斯達洛夫(Joe Masteroff)作品*Cabaret*中譯本捨現成的《歌廳》而取名《有酒今朝醉》，既親切地道，又能表現二次大戰前夕德國柏林紙醉金迷、逃避現實的社會氛圍。劇名寥寥數字，最見匠心。